近年科幻文学中图书馆书写的多重面向分析与启示*

□ 李哲[1,2] 童博轩[3] 杨新涯[2]

[1]重庆大学图书馆 重庆 400044

[2]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重庆 400044

[3]重庆大学中文系 重庆 400044

摘要：[目的/意义]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图书馆建设必须应对未来信息管理和知识传播的变革。作为一种启示与思考未来的文类，科幻文学的图书馆想象对现实图书馆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论文旨在探讨近年科幻文学中的图书馆书写对未来图书馆建设的启示。**[方法/过程]**依托“CSFDB 中文科幻数据库”“久隆计划”等科幻数据库检索相关主题或存在相关情节的科幻作品，通过梳理分析其中的图书馆设定，对其展示的新技术、社会新型服务、公共空间环境以及文明文化价值进行深入分析，找出适用于未来图书馆建设的潜在策略。**[结果/结论]**研究认为，近年科幻文学中的图书馆想象主要围绕技术革命与媒介革新、公共空间与社会服务、信息整合与知识传播、文化遗产与文明保护等面向展开，未来图书馆建设可以创造性地转化上述文学推想，重点关注相关领域，让未来图书馆在现代社会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将其打造成为知识的殿堂与创新的摇篮。

关键词：科幻文学 未来图书馆 图书馆建设 技术革新

作为因技术进步而兴盛的文类，科幻文学常通过将现实世界中的科学理论和技术发展推向未来或扩展到极端等方式，描绘出一系列奇异而具有启发性的想象空间。通过对未来景观与文明命运的创造性塑造，科幻文学在类型文学的通俗性之外，又以其特殊的文类特征成为探讨多重尺度上的人类自我认知、未来技术冲击与文明命运的重要载体。按照著名科幻理论家苏恩文（Darko Suvin）的观点，科幻文学是一种以“认知陌生化”为核心特征的文类，旨在突破读者所熟悉的现实边界，并投射出一种可能存在的异质现实[1]。科幻文学通过设定与现实生活存在差异或相对陌生的背景、空间或事件，引导读者跳出现有的框架，以全新的认知视角质询现实世界。

在科幻文学创造的空间设定中，图书馆一直占有一席之地。作为社会信息、知识与文化的储藏机构和传播机构[2]，科幻文学中的图书馆常被视作未来科技进步的基础设施、知识迭代的重要象征和危机时刻文明薪火相传的关键所在，并与时空、历史、族裔、社会、文明和文化等主题紧密相连。科幻作家通过塑造纷繁多样的图书馆空间，分享对知识传承、人类文明和未来科技之间关系的设想。

1 相关研究进展与方法

学界对于艺术作品中的图书馆书写对未来图书馆建设的启示有所关注：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百年中国科幻文学中的人类共同体想象研究”（项目编号：21XZW001）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李哲，馆员，硕士，通讯作者，E-mail:lizhetumu@cqu.edu.cn；童博轩，博士研究生；杨新涯，研究馆员，博士。

1.1 文学作品中的图书馆研究

相关研究以“雨果奖”“星云奖”最佳长篇小说（1990-2020 年）作为研究样本，通过梳理其中关于图书馆的情节对图书馆形象进行分类，并由此归纳出了若干图书馆建设经验。但既有研究集中在西方科幻长篇，忽略了近年来方兴未艾的中国科幻创作尤其是中短篇作品中的丰富想象；且止步于情节概括与图书馆形象分类，未能对作品中图书馆的设定与功能加以整体性把握。[3]

1.2 影视作品中的图书馆研究

影视作品中的图书馆研究多以剧类、剧种（如好莱坞大片、日韩剧等）[4]或图书馆的形象与功能分类[5]入手，讨论图书馆在各类影视作品中的整体形象与艺术作用，并未特别关注科幻影视及与此关联的“未来图书馆”建设。

本文力求摆脱平面化的情节分析和形象梳理模式，兼顾中外，将关注点聚焦于近年国内外科幻作品中图书馆的设定与功能，在此基础上引入跨学科视野，尝试讨论科学技术与知识资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它们对于未来社会形态的塑造力量，以此省思在媒介革新和信息爆炸的背景下，图书馆这一实体可能的演进方向。

1.3 研究对象与样本

本文研究对象以近年中外科幻创作为主，亦涉及部分经典作品，兼顾长篇与中短篇小说，所涉国内科幻创作主要依托“CSFDB 中文科幻数据库”[6]、“久隆计划”[7]等科幻数据库检索而得；英语科幻创作则主要以近年“雨果奖”“星云奖”获奖作品为基础，在其中进一步筛选得出有明确“图书馆”书写意识的作品，共筛选出相关代表作品 31 篇：

表 1 相关科幻作品名录

篇名	作者	首发年份	出版/收录情况	篇幅
巴别图书馆	博尔赫斯	1941		短篇
莱博维茨的赞歌	小沃尔特·M·米勒	1959	单行本出版 （最新中文版 2023 年）	长篇
诗云	刘慈欣	2003	《科幻世界》2003 年第 3 期	中篇
游戏玩家	伊恩·M·班克斯	2008	单行本出版 （中文版 2022 年）	长篇
一个人的图书馆	钟天心	2011	《瞭望东方周刊》	短篇
消失吧！书本	罗伯特・桑塔格	2013	单行本出版 （中文版 2021 年）	长篇
寒冬夜行人	夏笳	2015	《光明日报》	短篇
末日图书馆	铸湍	2015	豆瓣阅读连载	中篇
上帝的图书馆	司各特・霍金斯	2015	单行本出版（2016 年）	长篇
The Book of Speculation	Erika Swyler	2015	单行本出版	长篇
流浪苍穹	郝景芳	2016	单行本出版	长篇

The Collapsing Empire	Scalzi, J.	2017	单行本出版（中文版 2019 年）	长篇
Bannerless	Vaughn, C.	2017	单行本出版	长篇
The Barrow Will Send What It May	Margaret Killjoy	2018	单行本出版	长篇
Theory of Bastards	Schulman, A.	2019	单行本出版	长篇
图书馆员	罗伯特·道森	2019	《世界科学》2019 年第 6 期	短篇
A Song for a New Day	Pinsker, S.	2019	单行本出版	长篇
Blackout	康妮·威利斯	2019	单行本出版（中文版 2020 年）	长篇
名为帝国的记忆	阿卡迪·马丁	2019	单行本出版	长篇
Give the Family My Love	A.T. Greenblatt	2019	2019 年星云奖最佳短篇	短篇
The City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Anders, C.	2019	单行本出版	长篇
午夜图书馆	马特·海格	2020	单行本出版（2021 年）	长篇
The Ministry for the Future	Kim Stanley Robinson	2020	单行本出版	长篇
云游杂记·收藏家	杨枫	2020	蝌蚪五线谱	短篇
逃离图书馆	蝶之灵	2020	单行本出版（2022 年）	长篇
未来图书馆	刘芃琳	2021	《译林》2023 年第 3 期	短篇
名为和平的荒芜	阿卡迪·马丁	2021	单行本出版	长篇
冬夜旅人	英神操	2021	蝌蚪五线谱	短篇
最后的图书馆	布莱恩·特伦特	2021	《世界科学》2022 年第 3 期	短篇
延城中路 127 号	捕马的猫	2022	《科幻立方》2022 年 7 月刊	短篇
图书馆长和机器人	石黑曜	2022	《离线·重启试试》	短篇

2 面向技术冲击与媒介革新的未来图书馆

近年来，面对新技术革命与媒介革命的整体性冲击，科幻创作中的图书馆形象逐渐从经典科幻创作中占主要地位的古典主义形象向更加多样的技术外观转变；关于图书馆的科幻书写也围绕媒介革新、图书馆的公共属性与社会服务、知识整合与迭代、文明共同体的建构与保存等议题，形成了各有特点的创作面向。

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在小说《诗云》（2003 年）中描绘了一个由“神级文明”以穷尽太阳系全部能量为代价建构的规模惊人的数据储存装置——“神级文明”以此来保存和运算人类所有文字可能出现的排列组合形式，形如星云，故名“诗云”。[8]新世纪初科幻创作中以大数据系统作为信息储藏手段的瑰丽想象如今已逐渐成为现实。在当下，大数据、

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与推广对以传统纸质媒介为主要储存保护对象的经典图书馆空间与信息管理模式构成了全方位挑战。科幻文学直面这一挑战，展开了不同姿态的图书馆书写。

2.1 技术乐观主义为主轴，畅想技术进步为未来图书馆建设提供的新方案

“所谓智慧图书馆‘用户驱动’，一定是图书馆员借助先进的智能技术，更有效率、更为精准、更为深入地满足用户的服务需求，从而达到服务的理想状态。”[9]《图书馆员》[10]设想未来图书馆以人工智能为图书馆员，通过智能分析等技术手段为读者提供个性化服务。在此过程中，人工智能亦能通过提供服务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感”。《一个人的图书馆》[11]则完全以图书馆馆员视角展开。小说中的未来图书馆位于地下，兼顾电子储藏与纸质书储藏，有模拟自然系统和维生装置，实行分区管理，通过系统统一调度和机器人助手就可以让一个人管理一整个图书馆，实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2.2 对图书馆与纸质媒介未来的不同观点

在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迅猛发展的背景下，“虚拟图书馆”迅速崛起并逐渐成为未来图书馆建设的热门话题，但部分科幻创作却对服务型实体公共图书馆消失导致的知识垄断与文化遗忘敲响了警钟。在《消失吧！书本》[12]设定的近未来世界中，居民根据财富、年龄及工作内容等被分配到不同的居住区，日常生活由“超网”控制，一切信息都必须从“超网”获得。主人公受雇于“超网”巨擘公司旗下的扫描股份公司，该公司派出员工寻找市面上所有的纸质书，以高价收购后，将书的所有内容用“智慧视镜”扫描进“超网”系统。公司表示会把扫描完毕的出版物放在网络上免费供人查阅，但实际上却因此形成了对知识的垄断。无独有偶，《流浪苍穹》[13]和 *Theory of Bastards*[14]中设想的未来图书馆亦走向了虚拟化和数字化，人们可以通过虚拟现实技术获得对这些图书的访问权限。尽管图书馆的虚拟化为获取知识提供了便利途径，但这也让人们与实体图书和作为公共空间的图书馆逐渐疏远。故事中的人们开始忽视纸质图书所蕴含的触感和亲身体验，一些独特的文化和传统渐渐被遗忘。《未来图书馆》[15]则以现实中的“未来图书馆”项目（该项目拟在挪威种一片森林，并在接下来的 100 年时间里，每年请一位作家写一部暂不透露内容的作品，作品完成后直接封藏到挪威最好的图书馆里，直到 100 年后再用这片森林的木材做的纸将这些作品印刷成册并正式出版。）为灵感来源，强调“书籍”与纸质媒介、自然生态的连接，呼吁在大数据时代保留阅读纸质书的可能性。

可以看出，当下的数字化浪潮和知识储存方面“去实向虚”的大趋势在部分科幻作家眼中将带来较为严峻的社会性问题：与技术-资本高度勾联的虚拟化知识储存状况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对知识的垄断，进而加剧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社会整体对某些传统文化的遗忘。尽管现代社会的知识生产效率和知识更新频率已然逐渐超出纸质媒介的容纳上限，储存技术的更新和媒介迭代在所难免，但科幻文学在畅想美好未来之外，仍然以“未来预言”和“现实寓言”的文类属性提示着技术乐观主义背后可能发生的知识危机，以此警示现实环境中的图书馆建设。

3 面向公共空间与社会服务的未来图书馆

除却基本的知识与材料储存功能，图书馆作为重要的公共空间与物质平台，还发挥着

鲜明的社会服务功能。在当前技术革命的大背景中，图书馆作为城市空间一部分的社会服务功能逐渐引起了科幻文学的重视。

3.1 作为未来城市空间的服务性图书馆设想

《寒冬夜行人》[16]以某位英年早逝的诗人为楔子，勾勒出了一个在信息时代仍然固定见面、充满生机的读者共同体。某本名不见经传的诗集引起了作为图书馆馆员的“我”的注意，在借书人的引导下，“我”得以加入这位诗人的读者俱乐部，由此揭开了诗人“名不见经传”的原因：诗人的诗在生前没有引起广泛关注，只有一位编辑喜欢她的诗歌。两人多年来一直坚持彼此通信，维系了一段质朴的友谊。诗人离世之后，编辑决定编一本诗集以悼念亡友。但编辑深知通过媒体和公开渠道宣传诗集将不可避免地突出诗人的私人经历，以此作为提高销量的花边和噱头。于是编辑自费编印诗集，寄给她认识的朋友，由此年复一年，喜爱这些诗的读者渐渐自发形成了类似的俱乐部，阅读并传播她的作品——诗人的诗集“从一个人的书架到另一个人的书架，从一座图书馆到另一座图书馆。”[16]故事整体围绕图书馆，有意识地反思信息时代的宣传与炒作，呼唤纯粹通过阅读和欣赏而形成的读者共同体，而图书馆在此恰恰提供了作为物质实体和公共空间的交流平台。*A Song for a New Day*[17]则从反面提示了信息时代图书馆可能遭遇的社会功能丧失：在小说中，人们通过虚拟现实技术获取和分享信息，而不再显著依赖传统的图书馆和书籍。图书馆作为公共空间的作用也随之丧失。

3.2 极端环境或近未来视野中的图书馆建设可能

除此之外，对未来图书馆超出一般认知的社会功能想象也相对存在：

《末日图书馆》[18]畅想了图书馆在极端情况下可能担负的社会功能：故事以末日后的小镇图书馆为背景，小镇图书馆因设备比较齐全救助并收留了一对父女，故事遂由此展开。《延城中路 127 号》[19]中的社区图书馆由飞艇制造厂改建而来，因其原先内置的中央控制系统与数据分析系统而得以在改装后为社区居民提供个性化的阅读服务，并以此获得了观察人类好恶和记录借阅人成长的能力：

> 经过几年的筹备，模板化的楼房建起，居民们搬进社区，便民设施一并涌入，延城中路 127 号也被改造成了社区生活的一部分。它作为中控管理系统的部分被唤醒，并被一同改造成了便民的智能图书馆系统。

小说中的图书馆“延城中路 127 号”作为一个有自我独立意识的系统主体，不仅承担着图书馆基本的信息储藏功能，更突出了其作为“社区图书馆”的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又因其自我意识的产生而具备了人性化的特征，进而拥有了提供个性化服务的可能。《午夜图书馆》[20]则侧重以文学化的手法寄托图书馆和图书的精神疗愈价值：经历孤独、失业、爱宠去世等一系列失意事件后，绝望的主人公 Nora 决心自杀。在生与死的交界，Nora 的意识来到了一个图书馆。图书馆的每一本书都记载了她每个不同选择下衍生的不同人生，在图书管理员的帮助下，她得以触摸自己不同的人生脉络。“每一本书都是一个平行宇宙”的设定不仅是图书馆储存属性的侧写，更是在技术时代对图书馆发扬“人文关怀”等社会属性和公共服务属性的呼吁。

由此可见，“智慧服务是智慧图书馆建设的核心。在‘服务为王’的新时代图书馆发

展建设理念下，服务是图书馆工作的重中之重。”[21]近年来科幻创作中突出的图书馆的社会属性大多有抵抗过度技术化和区隔化的意涵。这些科幻作品呼吁作为实体的图书馆充分发挥并发展自己的社会服务功能，充分调动各类技术途径实现人性化和个性化体验，以图书馆的公共空间为读者提供阅读交流、连接彼此乃至自我寻找、自我疗愈的平台。

4 面向信息整合与知识传播的未来图书馆

著名文学家博尔赫斯在《巴别图书馆》[22]中畅想了一座永恒存在的图书馆：这座图书馆中收藏的书籍是对世界秩序和所有知识的阐释。万能的图书馆对应着无穷的宇宙，它涵纳了所有的书籍、所有可能排列组合的语言和文字。这些无限可能的语言和文字构成了解释世界秘密秩序的代码。

博尔赫斯颇具宗教意味的文学书写正是基于图书馆最为核心的职能——信息整合与知识传播。科幻文学中的图书馆书写自然难以绕开这一核心职能，在科幻小说飞扬的想象力中，图书馆作为信息汇集与知识传播的物质实体的重要性亦得到了有效彰显：

4.1 依凭未来技术持续信息收集与知识传播

Blackout[23]讲述了三位英国牛津大学历史学家在2060年通过时间旅行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用亲身经历感受历史的科幻故事。随着研究的进行，三位历史学家先是意识到自身经历和历史记载的微妙差异，紧接着又遭遇了传送门故障，三人被困于二战的时空中，努力求生，而他们的行动也使得历史进程走向了不一样的方向。“图书馆”在故事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作为历史学家，三位主人公在故事设定的“近未来”世界仍然依赖图书馆和书籍作为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在动身前往过去之前，历史学家们需要充分了解即将回到的历史时代，以确保能够充分融入当时的社会。图书馆作为收藏历史档案的宝库，为他们提供了二战时期的背景资料和日常生活的细节，成为他们学习和了解历史事件与彼时社会习俗的来源；同样在二战时期的伦敦，主人公们利用书籍、报纸、档案等记录当时历史事件的材料来掌握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文献资源类似于一个移动的图书馆，为学者们提供了巨大帮助。*The Ministry for the Future*[24]则是一部以气候变化为题材的科幻作品。故事聚焦于一个虚拟建构的全球组织——“未来事务部”，其目的是保护地球的生态系统和统一协调人类应对气候灾难的措施。“未来事务部”的成员们通过运用不同领域的知识与技能，在全球范围内着手解决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问题，而图书馆和图书在小说中便发挥着知识存储和传播的重要角色。书中提及的图书馆是一个资源丰富的知识中心，是“未来事务部”成员们完成使命的重要基地。在这个图书馆中，人们可以找到关于气候科学、政治策略、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以及其他许多领域的书籍和资料。

《游戏玩家》[25]（*The Player of Games*）虽未直接涉及重要的图书馆设定，但其位列其中的科幻作家伊恩·M·班克斯的“文明系列”（*The Culture series*）则多次提及未来智能图书馆对维护文明秩序和知识传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高度智能的实体拥有庞大的知识史库，可以和人类互动、回答问题，为获取知识提供便捷渠道。*The City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26]的核心主题与设定同样不直接侧重于图书馆和图书，但作品中的图书馆书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世界观设定、情节推进和角色塑造提供了支持。故事发生在一颗垂死的星球，该行星因行星自转原因被分割成了永恒的昼半球与夜半球，在白天和黑夜交界处矗

立着名为 Argelan 的城市。在这部作品中，知识和信息是衡量权力和控制的重要标志，而图书馆则是储存这些知识的宝库。Argelan 的图书馆是一个宝贵的知识来源，搜集了关于这个世界的所有信息，对理解这个陌生星球的生态、社会构成和历史背景非常重要。

中国科幻作家杨枫创作的《云游杂记·收藏家》[27]与上述"大设定"相比更类似于某种"元科幻"写作。作品颇具"都市怪谈"意味，讲述了一位神秘的"C"，他无所不知，宛如移动的数据库。每当主人公有新的写作灵感向"C"请教时，"C"总能找到某本曾经已经写过类似故事的小说。"C"的身份成谜，既像全知的上帝，又宛如高度精密的数据库，不禁引发了作者的遐思：

> 我甚至还做了一个梦，在梦里，我看到了博尔赫斯笔下的巴别图书馆，而 C 则盘踞在图书馆深处，手捧象征无穷的沙之书，眨动着如星云般密布穹庐的亿万复眼，审视着书中每一页上的文字，将其记录在硕大的头颅里。[27]

蝶之灵连载的网络科幻《逃离图书馆》[28]则讲述了一个关于"图书馆"的异世界故事：主人公越星文在图书馆写论文直到深夜，不慎将手机遗落馆内，返回寻找时，意外被图书馆系统招募，就此踏入了名为《逃离图书馆》的逃脱游戏。异次元中的图书馆采用学分制，进入图书馆的学生参加必修和选修考试积攒学分。必修课挂科可重修 1 次，补考失败就会在现实世界离世。最终必修课全部通过并修满 100 学分，就可以回到现实世界。异世界的图书馆无所不包，在必修与选修的选课模式中突出强调了图书馆的跨学科属性。

4.2 对以图书馆为代表的未来技术、知识与权力纠葛的批判

在想象未来图书馆或类"图书馆"装置依靠革命性的信息储藏与传播技术大力延展自身知识存储、信息整合基本功能的同时，科幻文学还敏锐地意识到在未来可能发生的技术、知识与权力的复杂纠缠：

《名为帝国的记忆》[29]以庞大的星际文明——"泰克斯迦兰帝国"——为背景。在前任大使亚斯康达意外身亡之后，勒塞耳空间站派出了新一任驻帝国大使玛希特前往帝国首都"唯一市"赴任。她此行便是要查清前任大使的死亡真相并发挥外交手段，防止空间站被帝国吞并。勒塞耳空间站有"活体记忆"移植的技术，即人们可以通过记忆移植的方式将去世之人的记忆储存进自己的大脑，以便更好地完成任务。这种技术拓展了信息储存的媒介与渠道，但调查伊始，玛希特的记忆容器就出了故障，失去了先前移植进大脑的亚斯康达记忆的帮助。在此之后，玛希特便只能依靠帝国的档案馆、图书馆等设施为调查其前任的神秘死亡寻找线索。帝国的资料储存机构又与政治力量高度合谋，玛希特的调查之旅也因此一波三折。

与之类似，在 *The Collapsing Empire*[30]中，虽没有明确描述类似于传统"图书馆"的场景，但小说中有一些团体或角色却拥有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与"图书馆"的概念相联系。这些团体和角色包括帝国内部的情报机构、政治家、商人和其他利益集团，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和资源获取信息，并将其用于权谋、决策、控制和彼此斗争。

《上帝的图书馆》[31]则并非严格意义的科幻小说，但小说同样将图书馆被视为全部知识的结晶。在原先的图书馆拥有者上帝"父亲"死后，图书馆管理员们通过各自学习某一

门类的知识来争夺对图书馆的控制权。知识在此既指向具体的专业门类，更指向“掌控”与“主宰”的权力。

近年不断涌现的技术事件提示着技术与社会物质生产、文化生产的高度嵌合关系；而愈演愈烈的技术“脱钩”则直接昭示着“技术－霸权”的存在。“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3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是一定社会关系，可体现于某种物，并赋予其社会属性。当信息社会的资本转变为“知识”时，“知识”便不可避免地“资本化”，进而与整个不平等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合为一体。[33]在上述列举的科幻文学，特别是近年来的西方科幻作品中，警惕知识背后的权力与资本逻辑似乎成为作家不言自明的共识。图书馆作为“知识”的重要载体，在部分作品中被表现为权力的象征物，而这不应成为未来图书馆建设的终极目标。图书馆对信息与知识的收集储存应立足社会公益与文明共同体的延续，应在各类新技术的加持下积极利用图书馆这一公共平台开展社会文化教育、民族文化资源保护、公共理念普及等重要任务，让知识服务大众。

5 面向文化遗产与文明保护的未来图书馆

科幻文学具有鲜明的“思想实验”属性，即通过制造具有距离感的陌生世界、宇宙景观或极端场景来讨论在现实世界中习以为常的经验、惯例、制度等存在的合理性与限度。在科幻创作中，除作为推进故事情节发展的信息与线索提供地之外，图书馆亦常被设置于某种极端环境（如末日、历史重大变革时刻、世界大战、星际旅行等）之中。在极端场景中，图书馆在现实世界里储藏信息与提供公共服务等基本职能受文本设定的环境制约难以发挥，其作为文明象征物所承担的保护文化遗产与文明资源的内涵便成为科幻作品突出的重点。

5.1 未来极端状况下文化遗产的保存可能

《莱博维茨的赞歌》[34]刻画了颇具古典主义色彩的图书馆形象，突出了作为文明保留地的图书馆定位：在二十世纪，人类文明毁灭于核战争，侥幸存活的人类极度痛恨智慧和文明，于是焚烧书籍，追杀学者。与此相对，有一小队修士却以生命为赌注，将幸存的书籍运到沙漠中的莱博维茨修道院。莱博维茨修道院的僧侣们坚守千年不变的职责，为人类保留文明火种。人类文明不断经历周期轮回，而圣莱博维茨修道院作为保存人类文明最后火种《大事记》的图书馆，在漫长的时间中与各种力量产生了复杂的联系。知识与权力、王权与神权、技术复兴与技术滥用等问题都成为小说关注讨论的重点。《图书馆长和机器人》[35]则以宇宙战争为背景。在未来，人类已广泛殖民太空，不同星系间爆发的星际大战最终摧毁了大部分文明。小说主人公将原先用于战争的机器人改装成了图书收集机器人，并与机器人一起回到地球，在人类文明的起源之地收集人类文明的遗迹并以地球上残存的图书馆为平台对这些文明遗产加以保存。*Bannerless*[36]同样选择以毁灭性的灾难为背景。故事发生在一个被环境灾难所摧毁的未来地球。气候变化造成了定期袭扰加利福尼亚海岸的台风，这使得这一地区近乎全面倒退回了农业社会。为了控制人口，这一地区采取了严格的节育措施。主角伊妮德是一名调查员，她和她的伴侣托马斯被叫到帕萨丹社区调查一起可疑的死亡事件。在小说中的灾后世界，图书馆成为保存知识的关键场所。虽然文明的

进程遭遇了不可逆的破坏，但图书馆仍然是宝贵的资源中心，保存了灾前文明的技术、文化、传统等各类信息。两位主人公在调查中会使用图书馆来获取所需的信息。此外，图书馆在灾后社会仍然发挥着提供公共服务的作用：图书馆为不同年龄层的人们提供了学习知识的基础设施。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中，虽然数字化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因气候灾难而受到限制，但灾后世界已然开始以更“自然”的方式恢复生机：图书馆中的实体书籍和档案重新成为知识获取的重要途径。这也提示着数字媒介在应对极端环境时的脆弱性和保留传统知识与信息传递方式的重要性。

5.2 以人类学和档案学为参照的失落文明与地方知识保护

另有部分科幻创作以人类学和档案学为参考，或是通过设想某个高级文明以丰富的技术手段收录其他文明的信息与文化遗产为主线，突出图书馆这一物质实体对保存文化与文明资源的重要作用；或是设置某个失落世界，以图书馆为保存失落文明的重要载体，引导主人公领略被忽视的“地方性知识”：

短篇小说 *Give the Family My Love*[37]中拥有先进技术水平的外星文明建立了“图书馆”，为全宇宙中所有“有意识”的生命保存档案、资料和知识。外星文明也通过收集、阅读和理解这些文明资料，得以理解其他文明的精神内涵并与之沟通。故事中的“外星图书馆”寄托了作者希望以图书馆这一物质实体为中介，通过阅读和理解其他文化的资源与知识，实现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宏愿。《冬夜旅人》[38]将以图像和生命体自身记忆为知识储存装置和传播媒介的外星文明“书者”设置为人类文明的“镜像”，以书者文明在技术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中遭遇的知识与权力、资本之间的复杂纠缠隐喻人类文明的知识处境。

Erika Swyler 的小说 *The Book of Speculation*[39]则是一部以家族史和图书馆为主轴的神秘故事。故事的主人公西蒙（Simon Watson）是一位年轻的图书馆员，在偶然间得到了一本写着他祖母名字的神秘书，故事由此展开。在这部小说中，图书馆和图书起着关键作用，它们是保留历史、传播知识和提供线索的重要场所。西蒙的职业使他能够接触到大量书籍，从而展现了他对历史、书籍和对家族过去阅读和挖掘的热情。在某种程度上，图书馆成了一个庇护西蒙的避难所，使他能够专注于寻找家族谜题的答案。总体来说，小说强调了图书馆和图书在发现和传播知识、揭示历史真相和改变命运方面的重要性。在这部作品中，图书馆与书籍不仅是保存和传播知识的重要场所，更是联系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纽带，向读者展示了书籍解开生活谜题的潜在力量。

The Barrow Will Send What It May[40]是作家 Margaret Killjoy 的《丹妮尔·凯恩》（*Danielle Cain*）系列中的一部，颇具神秘主义与奇幻色彩。在故事中，Danielle 和她的队伍来到了一个小镇，那里有一个神秘的图书馆，由无政府主义者和声称“死而复生”的居民经营。Danielle 在小镇上遭遇了各种怪异事件和神秘力量的干预。在探究神秘事件起因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了关于这座神秘图书馆的线索——这座图书馆蕴藏着小镇神秘现象的根源和相关知识。故事中的图书馆设定从某个侧面展现出了图书馆对特色文化与珍稀资源的保护作用。

5.3 “时空旅行”彰显出的信息价值与文化意义

还有部分科幻创作将故事放置在人类历史曾经发生的重大变革时刻，通过时间旅行等技术想象带领读者回到过去，或穿梭在历史与现实的交错时空，在时空转换中体认图书馆与书籍所承载的文化意涵：

《最后的图书馆》[41]以时间旅行的方式带领读者穿梭于人类历史中沉痛的文化灾难时刻，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亚历山大图书馆被基督徒焚烧，再到阿剌模忒图书馆被蒙古军队洗劫，小说的主人公以拯救文明与文化为己任，辗转于历史的漩涡中抢救各个历史时期的图书馆。这一核心情节突出了图书馆的文化保护职能与其作为人类文明保存地的象征地位。*Cloud Cuckoo Land*[42]以古希腊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鸟》中的虚构之地"Cloud Cuckoo Land"（咕咕云谷）为蓝本，在故事中虚构了一本以此为题的神话传说。这本神话串联起了整部小说，从拜占庭时代跨越 600 年时空直至未来可能到来的太空星舰时代，在四条主线复杂交织的时代里给予不同人力量与智慧。整个故事以诗意的方式展现了"图书馆"和"图书"的力量——它们提供了人们与过去、现在和未来交流的纽带，正如书中所言："书是活人存放记忆的地方，当灵魂远行而记忆可以被留下的方式"。

科幻文学作为具备"文明视野"且长于以技术视角建构想象性"文明形态"的文类，以文学的笔触畅想了未来图书馆对文明共同体的重要意义。自古以来，文明的发展一直伴随着各种技术进步，而图书馆作为知识的仓库则保存了文明的集体记忆并在各类文学作品中成为文明的象征物。从古代莎草纸、抄写手稿的保存，到现代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技术发展不断引领文明记录形式的变化与更新，信息时代的图书馆已经从传统的纸质书籍储存模式转向了高度数字化和互联网化的服务模式。可以说，图书馆作为知识的桥梁，连接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文明，促成了超越时空的对话可能。

6 "未来已来"：近年科幻文学对未来图书馆建设的启示

科幻文学虽不等同于"未来预言"，难于以严格的技术逻辑对其畅想的未来世界或极端状况进行评估，但科幻文学又善于以其敏锐的时代感与特有的技术视野窥见技术发展的远景：雨果·根斯巴克于 1911 年发表的《拉尔夫 124C 41+》成功预言了太阳能、雷达、录音机和视频聊天等当下习以为常的民用科技；菲利普·K·迪克的《尼克和外星人葛里蒙》（1966 年）则通过想象一个能"打印"出任何被其看见的物体的外星人预见了如今已广泛使用的 3D 打印技术……由此观之，科幻文学设想的技术未来亦可能作为关于"现实"的"镜像"与"寓言"。为当下与未来的图书馆建设提供必要的启示与预警。同时，科幻文学中的图书馆意象，也代表了社会公众对图书馆的期望。挖掘和分析科幻作品中未来图书馆的设定、功能和意义有助于图书馆专业人士激发创新思维，将一些寓意、设想应用到实际图书馆的规划、管理与服务中，推动图书馆事业不断发展。综上，通过对近年科幻文学中图书馆书写的梳理，至少可以归纳出以下四点启示：

6.1 以信息储存与知识整合为核心抓手，不断提高信息储存技术

图书馆的核心职能之一便是提供信息资源服务。在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中，人类知识迭代速度不断加快，新的知识与信息不断产生，对图书馆信息储存能力与提供信息资源服务能力的需求也相应不断提高。近期科幻文学中的图书馆书写仍在相当程度聚焦于图书馆的信息储存职能，通过设想超级计算机、云计算、云储存等技术的全面升级来思考未来社会的知识保存问题。现代信息社会以信息资源为核心竞争力，未来的图书馆建设仍应以信息储存与知识整合为核心抓手，突出图书馆作为知识整合平台的职能属性，通过技术升级与相关领域产业升级共同助力图书馆储存与整合能力升级，以更好地应对新技术革命引发的

新一轮知识更新。

6.2 坚持社会属性与公共属性，警惕知识垄断

在想象未来图书馆依凭新技术提升信息储存与知识汇集能力之外，科幻文学同样以敏锐的时代感应力意识到知识被非公益技术与垄断资本等裹挟的严重后果，故而在部分文本中展现出对图书馆及其所代表的知识文化可能出现的垄断状况的警惕。当代信息社会的发展在为获取信息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在相当程度造成了“信息茧房”和“数字鸿沟”，未来图书馆建设必须“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每一个人平等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权利”。[43]

图书馆应积极倡导“开源”“开放”的理念，筑牢社会服务意识，推广公共领域知识的传播，形成广泛的社会效应。在数字化技术日益普及的背景下，未来图书馆应致力于实现线上线下融合，拓宽服务领域，通过搭建在线平台打破用户获取资源的时空限制；此外，图书馆应当借助互联网，拓展与其他文化机构与社会机构的合作，共享资源；对于付费资源，图书馆应采购足量许可证，解决阅读障碍问题，保障知识的公益性。同时，图书馆应积极发挥其物质实体的优势，努力打造公共话语平台，积极与各领域的专家学者开展深入合作，传播知识，普及科学精神，营造公平公正的知识环境。

6.3 坚持“虚实兼顾”，大力拓展图书馆作为社会公共空间的服务范围及服务意识，增强在新技术加持之下人性化、个性化管理的可能性

信息载体与储存方式的数字化趋势在破除获取资源时空限制、提高图书馆资源服务范围与服务效率的同时，也在相当程度削弱了图书馆的实体空间所承载的文化意义与服务功能。部分科幻作品立足想象未来人工智能可能提供的精准人机互动模式对图书馆服务个性化的助力以及保有实体的未来图书馆对日常生活与读者共同体建构的重要性，在想象“元宇宙”、人机交互、虚拟现实等科技重塑图书馆物理形态的同时，也表达了对图书馆全面虚拟化和数字化的担忧。

“图书馆的发展经历了上千年，历经以实体馆藏为主的传统图书馆时期、数字化载体盛行并基于网络服务的数字图书馆，目前正致力于人性化、个性化服务的智慧图书馆建设与发展。”[44]未来图书馆建设应当“虚实兼顾”，在实体与数字领域并重发展的同时，以满足不同人群需求为目标，构建更为多样化、智能化和个性化的服务体系。图书馆作为社会公共空间，应不断创新服务形式，满足多元化需求，针对不同年龄段、兴趣爱好和文化层次的读者群体，举办以人为本的丰富活动，如讲座、读书会、读者群体社交活动等。通过这些内容丰富、互动性强的服务项目，使图书馆成为人际交流和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同时，在未来可能出现的新技术的支持下，未来图书馆应着力提升个性化服务水平，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读者提供更符合个人喜好的阅读建议；借助“物联网”技术，实现智能借还、自动导览，让图书馆更加便捷、高效。

6.4 提高图书馆自我定位站位，以文明视野和全球视野关注优秀文化资源保存与文化遗产激活工作

文明的互联互通不仅为科幻文学所畅想，更是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图书馆不仅是知识的宝库，更是优秀文化资源保护与传承的重要载体。在全球文化互通互鉴的时代大势之中，以全球视野和文明视野引领未来图书馆发展，关注汇集世界各地的优秀文化资源，并致力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播，将是未来图书馆的重要使命。

未来图书馆应关注文化资源的采集、整理和保存工作，努力推动具备文明视野与全球

视野、关注不同民族和地区优秀文化资源的文化保护工作。图书馆应通过数字化技术，对包括书籍、手稿、艺术品等在内的文化资源进行数字保护，形成以文献、图片、音频等多元素为主要内容的丰富资料库，为文明发展保存足迹与剪影。

同时，未来图书馆应着力激活文化遗产，推动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在新技术的支持下，未来图书馆可以通过举办不受时空条件制约的展览、讲座和研究活动，积极挖掘文化遗产背后的历史故事和人文价值，并将其传播给广大读者；在此基础上，与国内外的研究机构和高校开展合作，推动全球范围的文化资源共享，共同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 达科•苏恩文.科幻小说变形记——科幻小说的诗学和文学类型史[M].丁素萍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
[2] 吴慰慈.图书馆学概论（修订二版）[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
[3] 刘雨农.未来一瞥：科幻文学中的图书馆与相关问题思考[J].大学图书馆学报,2022,40(03):56-62.DOI:10.16603/j.issn1002-1027.2022.03.009.
[4] 陶荣湘.影视作品中的图书馆现象分析[J].国家图书馆学刊,2016,25(06):38-43.DOI:10.13666/j.cnki.jnlc.2016.06.006.
[5] 金瑞璠.影视作品中的图书馆[J].戏剧之家,2016(23):89-91.
[6] CSFDB,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Database. 中文科幻数据库[DB/OL].https://csfdb.scifi-wiki.com/.
[7] 久隆计划.中国科幻历史出版物电子档案馆[DB/OL].https://www.sfjiulong.org/.
[8] 刘慈欣.诗云[J].科幻世界,2003(03):6-16.
[9] 初景利,张国瑞.面向智慧图书馆的馆员能力建设[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22(04):1-3.DOI:10.14064/j.cnki.issn1005-8214.20220315.001.
[10] 姚人杰,罗伯特•道森.图书馆员[J].世界科学,2019(06):62-63.
[11] 钟天心.一个人的图书馆[J].瞭望东方周刊,2011(10):34-35.
[12] 罗伯特•桑塔格.消失吧！书本[M].宋淑明,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1.
[13] 郝景芳.流浪苍穹[M].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
[14] Audrey Schulman.Theory of Bastards[M].New York:Europa Editions,2018.
[15] 刘芃琳,耿辉.未来图书馆[J].译林,2023(03):127-142.
[16] 夏笳.寒冬夜行人[N].光明日报,2015-06-05(14).
[17] Sarah Pinsker.A Song for a New Day[M].New York:Berkley,2019.
[18] 铸湍.末日图书馆[EB/OL].[2023-08-16].https://read.douban.com/ebook/9329799/.
[19] 捕马的猫.延城中路 127 号[J].科幻立方,2022(07):94-101.
[20] 马特•海格.午夜图书馆[M].章晋唯,译.台北:漫游者文化,2021.
[21] 初景利,任娇菡,王译晗.从数字图书馆到智慧图书馆[J].大学图书馆学报,2022,40(02):52-58.DOI:10.16603/j.issn1002-1027.2022.02.007.
[22]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巴别图书馆[EB/OL].[2023-08-16].http://www.bengu.cn/homepage/library/borges_babel_library.htm.
[23] Connie Willis.Blackout[M].Spectra,2010.
[24] Kim Stanley Robinson.The Ministry for the Future[M].New York: Orbit,2020.
[25] 伊恩•M•班克斯.游戏玩家[M].刘思含,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22.
[26] Charlie Jane Anders.The City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M].London: Titan Books,2019.
[27] 杨枫.云游杂记•收藏家[EB/OL].[2023-08-16].https://www.kedo.net.cn/c/2020-05-28/1035098.shtml.
[28] 蝶之灵.逃离图书馆[M].成都:天地出版社,2022.
[29] 阿卡迪•马丁.名为帝国的记忆.[M].孙加,译.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21.
[30] John Scalzi.The Collapsing Empire[M].London: Titan Books,2017.

[31] 司各特•霍金斯.上帝的图书馆.[M].孙加,译.成都:天地出版社,2016.
[32] 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92-93.
[33] 屠音鞘.知识拜物教与全球知识规划：技术—文化帝国的权力架构[J].马克思主义哲学,2023(03):106-115.
[34] 小沃尔特•M•米勒.莱博维茨的赞歌[M].栾杰,译.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2023.
[35] 石黑曜.图书馆长和机器人[A].李婷.离线•重启试试[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22.
[36] Carrie Vaughn.Bannerless[M].New York: John Joseph Adams/Mariner Books,2017.
[37] A.T. Greenblatt. “Give the Family My Love”[EB/OL].[2023-08-16]. https://clarkesworldmagazine.com/greenblatt_02_19/.
[38] 英神操.冬夜旅人[EB/OL].[2023-08-16].https://www.kedo.net.cn/c/2021-07-23/1824250.shtml.
[39] Erika Swyler.The Book of Speculation[M].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2015.
[40] Margaret Killjoy.The Barrow Will Send What It May[M].New York: Tom Doherty Associates,2018.
[41] 思羽.最后的图书馆[J].世界科学,2022(03):62-63.
[42] 安东尼•多尔.咕咕云谷[M].高环宇,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3.
[43] 卞长云.基于图书馆精神视域下公共图书馆为弱势群体提供知识援助的策略研究[J].江苏科技信息,2020,37(29):25-27.
[44] 杨新涯,钱国富,唱婷婷等.元宇宙是图书馆的未来吗？[J].图书馆论坛,2021,41(12):35-44.

A Multi-Oriented Analysis and Implications of Library Writing in Recent Science Fiction Literature

Li Zhe[1,2] Tong Boxuan[3] Yang Xinya[2]

[1]Chongqing University Library, Chongqing 400044
[2]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3]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With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brary construction must cope with the future changes i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As a genre of revelation and contemplation of the future, the library imagery of science fiction i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libraries in reality. The thesis aims to explore the revelation of library writing in recent years' science fiction for future library construction. **[Method/Processes]** Relying on science fiction databases such as "CSFDB"(Chinese Science Fiction Database) and "Jiu Long Project", we have searched for science fiction with related themes or plots, and analyze the library settings in them to find potential strategies for future library construction by analyzing the new technologies, social services, public space environment, and civilization or cultural values. By analyzing the library settings, we can find out the potential strategies applicabl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libraries in the future. **[Result/Conclusion]** The study concluded that the library writing in recent years' science fiction mainly focused on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media innovation, public space and social service,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and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cultural heritage and civilization preservation, etc. The future library construction should creatively transform those experiences and focus on the related fields, so as to let the future libraries play a more active role in the modern society, and to make them the temples of knowledge and the cradles of innovation.

Keywords: Science Fiction Future Libraries Library Constructi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